「大統華」融入主流

姚 船

朋友開玩笑，說我頗具「遠見」，十幾年前就選擇搬到這裡。當時該地區華人不多，可現在卻成了多倫多最多華人聚居的地方，交通方便，中式酒樓食肆幾乎隨眼可見，大型華人超市比比皆是，傳統飲食、買日用品都十分方便。眼下多倫多華人口福不淺，除了酒樓，走進超市常能滿載而歸。由於華人超市越開越大、越開越多，競爭激烈，使顧客能買到又平又靚的蔬菜水果和肉類海鮮。

我們較常去的是「大統華」超級市場（T & T Supermarket）。雖然面積並非最大，但位於新的商場，明亮寬敞，並且採用西式商品陳銷方法，貨品擺放整潔，除魚肉蔬果外，麵包糕點、燒臘點心、飯盒熟食以至日本壽司，應有盡有，還有其他亞洲國家的食品，所以成了加拿大最大的亞洲食品零售商；雖然物品價錢比其他華人超市略貴一點，但仍受華人及其他亞裔歡迎，被譽爲「亞洲 Loblaw」。

提起 Loblaw，加拿大人自然十分熟悉，因爲它是加國最大的雜貨零售商，在全國共擁有一千多間大型超級市場，僱用十三萬多名員工，品牌和服務質量早就有目共睹。「大統華」的名字能够與 Loblaw 連在一起，說明其市場表現受到認可。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近日 Loblaw 集團公開宣布，將以二億二千五百萬加幣收購「大統華」。雙方董事會都表歡迎，只等有關監管機構批准，「大統華」就會正式納入 Loblaw 旗下，融入主流，成爲名副其實的「亞洲 Loblaw」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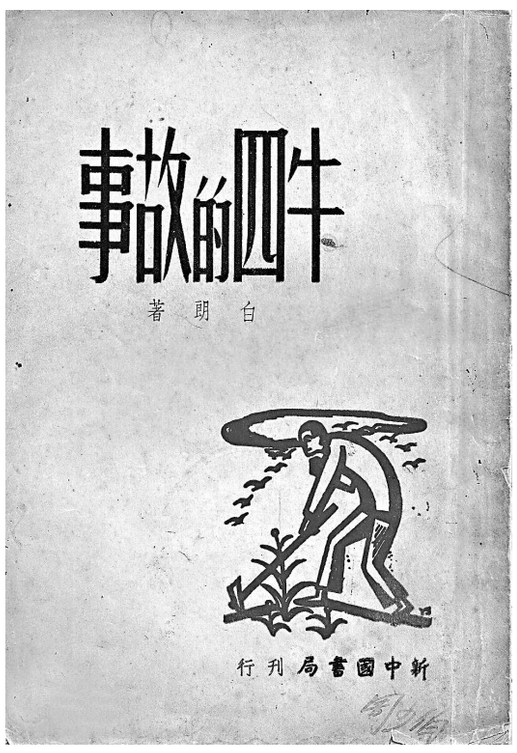
「大統華」的創辦人是來自台灣的移民。幾年前她在接受電視專訪中說，初移居加國時，因感到華人超市物品不多，傳統經營方式落後，不能滿足顧客需要，遂打算開新型超市。由於缺乏經驗，開張不足幾個月就把本錢蝕光。後來重籌資金，下決心進修管理知識，多方努力，才使超市生意穩定下來，並從溫哥華逐步向卡爾加利，多倫多等地區發展。從一九九三年在卑詩省開第一間超市至今，「大統華」已成了在全加擁有十七間分店的連鎖集團，年營業額超過五億加元，難怪得到主流社會垂青。

「大統華」以後的經營模式、管理層和職工隊伍將不變，除繼續以華人和其他亞裔爲主，還藉此吸引更多西人顧客。這說明主流超市對日益龐大的族裔市場的關注重視，也對中西方飲食文化交流起到更好的促進作用。

不少華人超市都明白到，要不斷前進，一定要打破舊有的框框，向高質素和多元化的方向發展。實際上，目前的華人超市比之以前，已經有很大提高，令人刮目相看。「大統華」被納入主流，相信對其他華人超市也是一個很好的啟示。

東北女作家白朗

許定銘



「東北作家群」中有兩對夫婦，一是蕭軍、蕭紅，一是羅烽、白朗。原名劉東蘭的白朗（一九一二至一九九四）是瀋陽人，一九二九年與羅烽婚後不久，即到哈爾濱生活，入《國際協報》，編副刊《國際公園》和大型周刊《文藝》，獲蕭軍、蕭紅、舒群、金人等作家的支持，成爲與長春《大同報》的《夜哨》齊名的反滿抗日文藝陣地。

白朗建國前出過散文《我們十四個》、《西行散記》和《一面光榮的旗幟》；小說則有《老夫妻》、《伊瓦魯河畔》和《牛四的故事》，而以建國後所寫的《爲了幸福的明天》最爲人稱道。

《牛四的故事》一九四九年二月由哈爾濱光華書店初版，隨即由香港新中國書局在同年六月又印了一版。此書收《牛四的故事》、《顧慮》、《復仇》、《孫賓和群力屯》、《棺》和《老程的自述》六個短篇，寫的都是她一九四六年在東北下鄉，參加土改時所見所聞的故事。白朗在《前記》中，說這是「與農民接觸，向農民學習的結果。從而認識了自己，改進了自己，同時呢，也正是改變創作風格的開端，這是與過去作品完全不同的地方。」不過，我還是比較喜歡她在巴金《文學叢刊》中《伊瓦魯河畔》那類型的小說多些。

危機時期話「戒貪」

杜 浩

在倫敦金融城市政廳舉行的中國銀行倫敦分行成立八十周年慶祝晚宴上，中國國務院副總理王岐山面對世界各國的金融界名流，說到這次金融海嘯，銀行界、金融界的同仁們，忘記了進入金融界的最基本的戒律：「大家想一想，這場金融危機是多年來累積的一個爆發。如果在這麼多年中，我們牢記住風險性或者叫安全性、流動性、效益性這『三性』，我想這場危機是可以避免的。但很不幸，這『三性』說起來很容易，做到很難，而往往是越聰明的人，忘記得越快，面對巨大誘惑的時候，人本性的貪婪一定會忘記古訓，一定會忘記這個金融的基本三戒律。」聽後，全場在座的人一時鴉雀無聲……

講到當前這場金融海嘯的原因，很多專家已經作出了各種各樣的分析，而王岐山則一語道破，之所以爆發了世界範圍的「金融海嘯」，是金融人士因爲貪婪忘了基本戒律！這個看法，應該說是直言不諱，一針見血的。爲什麼在場的那麼多銀行家們默不作聲？或是因爲有同感，還是觸及了人們的痛處？因此，王岐山直言金融海嘯起因是貪婪，的確是引人深思的。這潛在的教訓和意義就是，面對着至今仍在肆虐的危機，不僅金融界同仁，就是那些想最大可能佔盡財富的人，該想想如何「戒貪」了。

對於「金融海嘯」的產生，有這樣的一種解釋，一些銀行、房地產開發商爲了自身利益不顧借款人的實際還貸能力而亂放貸款，把危險貸款通過資產抵押證券賣給金融市場使得金融市場最終崩潰……其實，在這種現象之中，就已經讓人清楚地窺見和嗅到了其中金錢、貪婪、慾望的魅影和味道。這讓我想到前幾年曾經閱讀過的一本叫作《金錢・貪婪・慾望——金融危機的原因》的譯著。這本書講述了美國金融發展史長河中，美國華爾街的變遷，美國的行業壟斷，金融領域中產生動盪的起因，以及一個個眞實的歷史故事等等，尤其是剖析了一個個歷史事件中與之纏繞不清的人們對金錢的貪婪和慾望……由此看，歷史上曾經出現的金融危機也好，這次金融海嘯也好，不管是承認還是否認，它們的爆發，與人們對金錢、慾望和貪婪的追逐，都有着直接或間接的關係。

的確，隨着「金融海嘯」的爆發，或許我們誰也沒有料到，我們原有的似乎是穩定的、安靜的、有秩序的生活，一下子暴露出那麼多的問題，人性與消費的關係，財富與慾望的糾纏，節制與奢侈的衝突，金錢的作用，生存的焦慮，困惑的精神和心靈……等等，擺在我們面前，叫我們抉擇、取捨。

在當代社會，在經濟高度發達、社會高消費的今天，當代人的消費需求已經滿足，但是，在商品不斷生產的刺激下，在物質消費的不斷誘惑下，絕大多數人即使已經擁有了遠遠超出他們能使用的東西，但他們仍然希望要佔有更多的東西，而這幾乎成了現代人的一種人格特徵，追求奢侈，豪華消費，慾壑難塡，貪婪成性，這個世界已經到了爲了物質而瘋狂，爲了金錢、爲了慾望可以犧牲一切的地步……這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初，有的社會學家不是就已經給予了這樣嚴肅的批判嗎？

還是讓我們回到王岐山講到「貪慾」時那個令人深思的場景。爲什麼在座的人默然無語？經過了這次「金融海嘯」的衝擊，人們對「貪慾」有了本質的思考沒有？對「戒貪」有了沒有足夠的認識？可是，人類的本性證明，恐怕是難以樂觀地來回答這個問題的。我們難以保證因爲「風暴」、「海嘯」過去，條件成熟，我們的貪慾不會死灰復燃。人類「戒貪」的任務，依然是長期的，十分艱巨。

「紅袖添香夜讀書」

魏泉琪

讀書的情趣有各種各樣。「綠滿窗前草不除」，這樣的讀書情趣頗能令人嚮往，「綠滿窗前」，除了秀草芳鮮，必然還有嘉樹葳蕤，間以啼鳥鳴蟲，爽風朗月，如許淨美之境，無論讀什麼書都相宜，享六合之怡然，得四時之清歡，妙不可言。「雪夜閉門讀禁書」，則是別一種情趣了，又是「雪夜」，又是「禁書」，熒熒一燈，煢煢一身，逸趣濃濃，禪味深深，人與書與境合而爲一，深宵闃然，唯我一人，讀生平未讀之書，陶然醉矣。至若「紅袖添香夜讀書」，更屬別一境界，於書香中平添幾分穠艷了。據魯迅說，劉半農也很嚮往「紅袖添香夜讀書」，可見確有動人之處在。

然而時至今日，「紅袖添香」不唯不可遇更不復可求了。「紅袖」倒不成問題，靚女美眉有的是，難的是「添香」。「添香」是藝術化的玩意兒，而且是慢工出細活的事兒，如同畫事中的工筆花鳥。所以，即使古時的小家碧玉，這方面不是訓練有素，紅袖也好，茜衫也罷，要「添」好「香」決不是一件易事。倘把「添香」等同於「點香」，那是大錯特錯了！「點香」那是大觀園裡的劉姥姥也能幹的，哪還有什麼情趣可言！

「添香」絕非我們所熟悉的那種「點線香」「點棒香」的方式。在古代生活中，焚香使用的「香」，是用「合香」方式製成的各種香丸、香球、香餅或者散末。宋代洪芻的《香譜》中，記載的「延安郡公蕊香法」，是把玄參、甘松香等五味原料「杵、羅爲末，煉蜜和勻，丸如雞頭大。」這裡說的雞頭，不是雞的頭，而是指雞頭米，即芡實。另一方是「球子香法」，把八味原料搗、羅後，與熟蜜和合，丸如梧桐子大。《香譜》中還有「杏花香方」，「丸如彈子大」；「開元帳中衙香」，「丸如大豆」等等。也有的製成棋子大小的小香餅。大的香餅狀如月餅，講究的還用花模「脫」成各式花餅。古代製香的方式多種多樣，但大體都用蜜、棗膏、白芨水、蠟（做軟膏）等與各種配料和勻，製成小丸、小球、小餅或者散末。

需要強調的一點是：古人焚香並不是把香丸、香球、香餅直接焚燒，而是要讓香丸等在香爐內細細噴出香來，這需要借助炭火之力。「添香」之道，其訣在此，其難也在此。明代高廉的《遵生八箋》卷十五列舉了「焚香七要」：

香爐、香合（香盒）、爐灰、香炭墼、隔火砂片、靈灰、匙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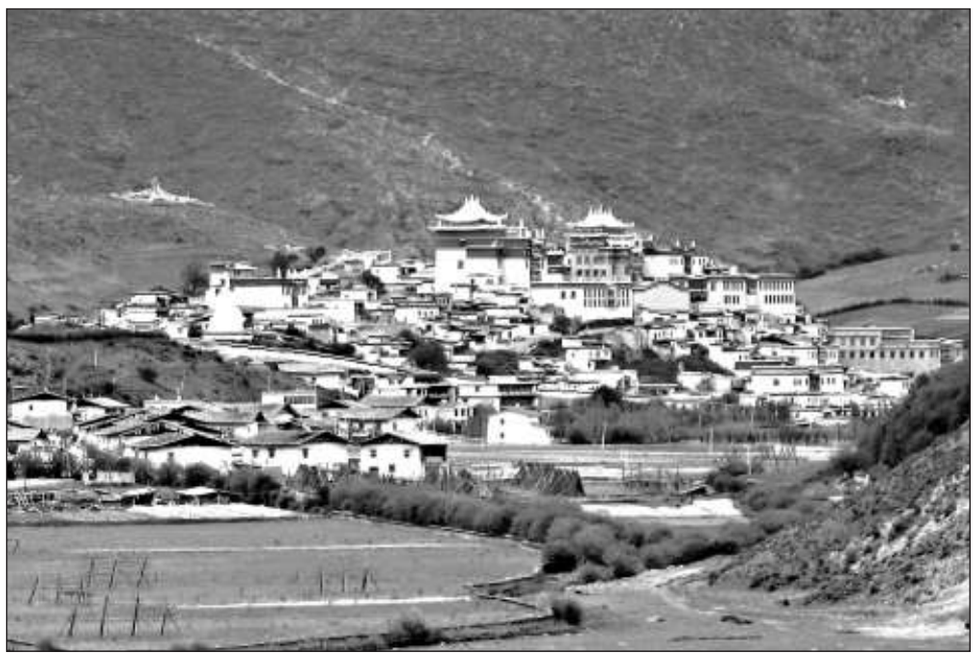
關於「焚香」的具體過程，在「隔火砂片」這節中，高氏作了詳明的紹介：

燒香取味，不在取煙（取味則韻，取煙則俗，故曰「添香」而不曰「點香」）。香煙若烈，則香味漫延，頃刻而滅。取味，則味幽香馥，可久不散……隔火焚香，妙絕。把特製的小塊炭墼燒透，放在香爐中，然後用特製的細香灰把炭墼塡埋起來，再在香灰中戳些孔眼，以便炭墼能夠接觸氧氣，不致因缺氧而「窒息」。在香灰上放瓷、雲母、金錢、銀葉、砂片（其中之一二即可）等薄而硬的「隔火」，小小的香丸、香球、香餅或散末，放在這隔火板上，借助那灰下炭墼的微火烤焙，慢慢將香揮發出來。待香丸、香球、香餅等「合香」在香爐中即將燃盡，便須續上。這就是所謂「添香」。

焚香時，爐中只要燃燒小小一枚香丸、香球或者香餅，便終日終夜微火燃燒不止。並且幽香氤氳不絕。焚香的過程相當煩細，香一旦焚起，要不停地照料照管。如《遵生八箋》云：「香味烈則火大矣，又須取起砂片，加灰，再焚。」明代宋詡《竹嶼山房雜部》說：「火不宜猛，使香味緩蒸……微覺有焦，遂令撤下。」香爐中的香灰也是很講究的，一點大意不得。其製作方法有多種。其中一方是：「未化石灰，搥碎，羅（篩）過，鍋內炒香。候冷，又礫又羅，爲之作香爐灰，潔白可愛。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日夜常以火一塊養之」，就是所謂「活火」。香爐中始終保持一點活火，不僅是爲了保持「意趣」，也因爲這樣可使爐火乾燥，再者，焚香時不會因爐灰受潮而影響香丸香球香餅和炭墼的燃燒。

據宋代吳曾《能改齋漫錄》考訂「焚香始於漢」，根據是漢武帝時匈奴昆邪王降漢，所祭「金人」（可能是早期的銅佛造像，並非是黃金鑄的像）被安置於長安甘泉宮，燒香禮拜而不供牛羊。漢代以後，焚香之舉常見於史籍記載，有時還被寫入詩詞之中。如晚唐李商隱的《燒香曲》：「漳宮舊樣博山爐，楚嬌捧笑開芙蕖。八蠻繭綿小分炷，獸焰微紅隔雲母。」總之，自漢迄於清季，一縷幽香，悠悠不絕。

古代士大夫把焚香當作一種高尚的純粹的享受，「紅袖添香夜讀書」便是一種最閑適最有韻味的逸趣。不過，紅袖添香，這「紅袖」最好也是斯文中人，如趙明誠的讀書伴當那樣，有李清照這肥肥的一條書蟲，「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詩詞唱和。茶酒助興，眞是艷福不淺，清趣不淺！士大夫外，閨閣千金，或青樓藝妓，她們爲了排遣寂寞，或是懷人寄情，拂爐焚香不失爲解悶一法，如《西廂記》裡的鶯鶯小姐燒夜香。



梅里藏舍（攝影）俞雪萊

王傳淞走「矮步」

鄧小秋

崑曲「傳字輩」的師兄弟們，個個身懷絕技，藝事精湛。然而，過去曾經有很長一段時期，崑曲不被重視，政府不予扶持。因此，他們在畢業後，只能自己組織了一個「仙霓社」戲班，苦苦掙扎，餬口謀生。誰想，一九三七年的「八・一三」事件，日軍炮轟上海南市，將他們寄存在福安公司的幾箱行頭，全部炸毀。「仙霓社」從此被迫解散，「傳字輩」的師兄弟們，也只好各奔東西，自謀生路，生活過得相當艱苦。

有一天，流落在街頭的王傳淞，遇到了「江南名丑」劉斌昆。劉斌昆見他無處搭班，就介紹他到京劇名家蓋叫天那裡去演出。蓋叫天當時對他並不熟悉，不知道他的功夫究竟如何，就同意他當天便上台演出，兩人商定，一起合演全部《武松》中的《打虎・會兄》。

這齣戲，由蓋叫天演武松，王傳淞演武大郎。武松在景陽崗打虎後，回到故鄉，遇到兄長武大郎。弟兄相認後，就要回家敘談。這時兩人同行，武大郎個子矮小，俗稱「三寸丁」，演員走的是「矮步」。走「矮步」，難度很高。需要演員屈着腿，蹲着身子邁步。如果演員沒有一定的基本功夫，是走不好的。並且，長時間的半蹲着在台上表演，非常吃力。

那天，王傳淞臨時搭班上戲，匆匆忙忙，尚未吃飯，又餓又累，表演時，更是覺得相當乏力。但是，他一點也沒有示弱，提起精神，認眞表演，演得相當精采。兄弟相會，演到最後，兩人一起回家。在下場時，武松應該用手往下場角一擺，讓武大郎順着走個圓場下去。

誰想，那天蓋叫天的手卻不是往下場角擺，而是往台中央擺。這樣，武大郎就要繞過他的手，兜一個大圓場。王傳淞知道，這是蓋叫天要考考他，看他的「矮步」功夫如何？於是，他就盡力提神運氣，用「矮步」走了一個大圓場，出色自如，終於得到了台下的熱烈掌聲，也博得了蓋叫天的讚賞。

「掛名」現象剖析

耿 法

當今內地社會上，各種「掛名」現象光怪陸離，令人眼花繚亂。前些年，也就是聽說一些協會喜歡拉個官員或名人掛名當個名譽會長之類，以便於這些協會開展活動。而今「掛名」早已花樣翻新，不知更上幾層樓了。尤其不堪的是高校和學術領域，也充斥着烏煙瘴氣、弄虛作假的「掛名」現象：未曾審讀過一篇文章，卻成爲皇皇十幾卷、幾十卷叢書的主編者有之，此爲「掛名主編」；從未帶領和指導研究生開展過任何研究工作，甚至連和名下研究生一面也未晤，卻赫然戴上「博導」頭銜招搖過市者有之，此爲「掛名博導」；根本未書一字，甚至連論文題目都不清楚，論文公開發表時卻在作者署名中赫然名列第一者有之，此爲「掛名作者」……

這些熱衷於「掛名」的仁兄，如舊時小酒店那高高招搖在外的酒幌子，號稱什麼「醉太白」、「百里香」，其實濁醪裡摻足了水分，肚子裡沒有什麼眞貨色，然而一個個偏要覥着老臉往掛名頭銜上貼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喋喋不休地自我炫耀，唯恐別人不知道。不是有那麼一位被某些媒體褒獎爲「百歲老人」的「國學大師」，自詡「問心無愧」地主編了「《四部文庫》二百卷約近一億四千萬言」嗎？這種多如牛毛的「掛名主編」人們還見得少嗎？不是有身居大學校長高位者與其弟子合著的論文發表後被人證據確鑿地告發爲剽竊之作，此時名列該論文第一作者的某校長卻可憐兮兮地聲稱他壓根兒未參與該論文寫作，係上了學生當受了弟子騙，須負「失察」責任，你說可笑不可笑？倘若無人揭露論文剽竊眞相，尊貴的校長大人還會說「失察」二字嗎？這般「新奇」的人和事現今實在數不勝數。文化垃圾之所以急劇增多和他們的行爲不無關聯。

但是也有例外。最近逝世的著名哲學家、宗教學家、歷史學家、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任繼愈偏偏堅持「一輩子不做掛名主編」。他主編的《中國哲學史》、《中國哲學發展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等成爲學術界的經典著作，可他一生低調，不圖虛名。他主編的四卷本《中國哲學史》影響極大，是高校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前兩年曾有出版社提出要再版此書，任老和出版社負責人談話說：「這本書不適於現在出，因為裡面的很多觀點現在需要修訂，但我自己沒有時間。這個事情必須我負責，不能讓學生代做。」這是一位眞正的學術大家和文化老人對文化學術事業極端負責任的態度，這樣名副其實的主編在文化歷史長河中永遠光彩熠熠！在任繼愈老人的精神面前，那些熱衷於種種「掛名」頭銜的大人先生只能稱作是學術文化界的「學蠹」、「文蠹」罷了。

各類「掛名」事件的頻繁曝光，反映了教育文化學術界的一種浮躁現狀，更是一種巨大利益誘惑下的普遍性學術精神變節行爲。爲什麼一些人熱衷於當「掛名主編」「掛名博導」「掛名作者」？主要就是因爲貪圖頭銜背後的名與利！因此戒除貪慾當是教育文化學術界人士的首條戒律。除了重視個人修養和加強道德教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建立一套嚴格的評估、監督與懲罰機制，使那些貪戀「掛名」造成惡劣影響者躲得了初一，躲不過十五，聲名狼藉，必定要爲其不端行爲付出沉重的代價，才能使更多的人引以爲誡。

還是用任繼愈受用了一輩子的一段格言作結尾以共勉吧：「做學問就要立志做第一流的學者，要像上戰場一樣，義無反顧，富貴利祿不能動其心，艱難挫折不能亂其氣。」

武當尋跡

公孫欠諛

武當山作爲中國的道教名山，早就聞名於天下，二千多年前，一個叫尹喜的人成爲了武當山上第一個有案可稽的修道者。我最早對武當的認識起於一部與山同名的影片《武當》。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一部由李連杰主演的電影《少林寺》，獲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接着內地影壇掀起了一股武功片熱，《武當》就是這些影片中的一部。故事的大概內容不太記得了，但武當這個名字卻銘記在心。

北少林，南武當。少林和武當一直是我嚮往的地方，武當是和少林寺齊名的宗教名山，五月的一天，我登上了這座山。從武漢出發，沿漢十高速公路行至十堰，次日沿漢十公路返回至武當山出口下高速，入武當山景區再登山，山上公路逶迤，在山中盤旋，我感覺武當的地理位置有些與衆不同，路途艱辛，且離各朝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較遠，是一個歸隱修行的好去處。難怪在武當山尹喜修道後一千多年，明成祖朱棣看中了這座道化了的仙山，開始了武當山歷史上最大規模的建設，歷史上有這樣的說法：「北修故宮，南修武當」，但眞正開始修建武當的時候，北京城裡的故宮還沒有開始建設。

武當山道教宮觀的建築，起於漢水邊的千年古鎭均州淨樂宮，一九五八年在建設丹江口水庫時，古城和宮觀都被淹沒了在湖底。半個世紀後，周大新的小說《湖光山色》就以此地爲背景，寫了一個農村女子的故事，在小說中，提到了湖底的古跡，還有山上的古長城，古跡成了小說主人公致富的來源，小說獲得了第七屆茅盾文學獎。當然，小說和武當山沒有多少關係。

登山那天，我從南岩宮過來，我突然看見一個電影院，掛着《武當》的廣告，是二十多年前的那部電影，當時除了我沒有人注意到那有些斑駁的電影海報，而我也無法記起關於《武當》的點點滴滴，從《武當》到《湖光山色》，世事早已變遷。那天，在南岩宮我們有幸遇上了電視片《武當問道》的攝製組，一雙雙眼睛正在盯緊武當山厚重的歷史和玄妙的身世，南岩宮的最頂端懸掛着一枚大錢，錢眼背後有一口大鐘，有人用投擲硬幣穿過錢眼，撞擊大鐘來祈求未來的日子充滿好運，但多數人都未能成功，我也投了一次，成爲了當時所有人中唯一的「好運者」。求好運的人們還可以在這裡敬一炷龍頭香，龍頭在南岩的絕壁之上，正對着武當最高峰天柱峰，據說在這裡上香可以上達天庭，通曉神靈，但所有的人都沒有勇氣走上龍頭，因爲這一走有可能是一條不歸路。

朱棣在下令修武當宮觀的時候，工匠們手上拿的圖紙和北京故宮的圖紙是一樣的，但武當卻沒有北京的平地，聰明的工匠們將宮觀依山而建，既維護「皇權中軸」，又體現武當山特色，建築富於變化。紫霄宮按嚴格的中軸建設，太子坡按左右參差布局。武當最玄妙的東西就是這遠離京城的紫金城，在武當山最高峰天柱峰頂上，一百六十平方米的平台上安放了一座鎏金銅殿，並以此爲中心，倣北京紫禁城修建了一道城牆，稱爲紫金城。一南一北，兩座城，遙相呼應。

武當還有一個名字，叫「太嶽」或「大嶽」，有超過五嶽的意思。在皇帝的心目中，武當已經天下第一了，是皇家的神山、聖山，雲南王吳三桂在昆明倣武當金殿建了一座「小金殿」，便惹怒了龍顏，要滅了他。

這次登武當，在冥冥中像是奔電影《武當》中的模糊記憶而去，而眞正得到的已經不再是一部簡單的電影了，道出仙山、皇家道場、道法自然，武當山披風沐雨見證了二千多年的世事變遷，不是一部電影或一部小說可以容納的。